

今日在翻舊書，瞥見我以前唸不下書的撕裂的日子。在 John Milton 的一本小冊子《A Speech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》（一六四四年）裡，一頁我貼了標籤。其中勾劃出 Milton 引述 Francis Bacon 的金句：

The punishing of wits enhances their authority, and a forbidden writing is thought to be a certain spark of truth that flies up in illegible the faces of them who seek to tread it out. （譯：懲罰智識反增其威，禁錮寫作譬若一束真理火花滑過妄圖踐踏者之臉頰。）

我不確定是否為 Bacon 的話，John Milton 自己撰的也說不定。無論如何這句話在幼時的體內埋下了種子。或臧或否，我下意識地相信它。轉念一想又藏著太多的不甘，和不安定感。

假設有這樣的孩子，身在某種壓抑的看護機制之中。她受到太多嚴厲的制約和控制，納入一種強烈的懲罰規則當中。而當看護、控制的一方對她之於整個世界的價值受到挑戰時——這種情形的產生可能源於洋派、新潮文化衝擊，起初一定會流連於其光影，當作一種模仿式的流行。從異域文化引向某一深刻、哲藝的非流行的面向。但是終於，這種文化衝擊進行到不能夠被本源文化常規化的時候——即意識到控制體的狹窄，反叛的做法滋生，她走入里徑。行至此處，有太多不需要假設的現實的例子，古今也不足奇。而奇事要事是：反叛的姿態在不斷積累，壓抑和恐慌使得她寸步難行。

事實上她是懦弱的、缺乏安全感，以及 love disabled（不能夠愛上厭惡的東西，哪怕有血緣搭橋）。她足夠清醒，但是是宿醉後的清醒，疼痛遍及全身。這種不安定的墜落感體現在：

- 她的疑惑總是「什麼不是（地理和時間的）當下？」對當下過敏。
- 因為跳脫當下，會有一根迴路將本源文化視作假想敵。
- 因為存在假想敵，未辨敵友時，遊說的渴望和地下社交恐懼症又產生矛盾。
- 對疼痛上癮。

那麼她可能犯的謬誤：

- 因為文化默認輸入方式的緣故，會把美學判斷當成是安全感評估。
- 安全感的建立一部分來源於情感，而有一部分曾經與壓迫者分享而如今多少被碾碎剔除，需要更多情感的成分去補充。她是忽冷忽熱的怪獸。

我寫作的母題即是這種〇〇一代的宿醉，藉此勉勵陷入某種囹圄的各位。Now we're fully sober, but it aches after hangover。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